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16
15 June 1988
CHINESE

第二八一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6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主席：德尔佩奇先生 | (阿根廷) |
|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 朱迪先生 |
| 巴西 |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
| 中国 | 俞孟嘉先生 |
| 法国 | 布朗先生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
| 意大利 | 布奇先生 |
| 日本 | 加贺美先生 |
| 尼泊尔 | 泽塞先生 |
| 塞内加尔 | 萨雷先生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别洛诺戈夫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伯奇先生 |
| 美利坚合众国 | 沃尔特斯先生 |
| 南斯拉夫 | 乔基奇先生 |
| 赞比亚 | 姆弗拉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8-60647/A

上午10点35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6月份第一次会议，我谨代表安理会成员，向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胡西奈·朱迪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在1988年5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提供的服务。我确信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都同意我向朱迪大使表示深切的赞赏，他以高超的外交技巧、机智和一贯的礼貌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我也谨以阿根廷代表的身份对我们和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的友好关系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9927)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泽波斯先生（希腊）和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指出，在安理会磋商过程中，安理会成员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奥泽尔·科拉伊先生发出邀请。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将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科拉伊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请科拉伊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一份载于文件S/19927和Add.1中的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1987年12月1日至1988年5月31日期间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安理会成员也收到了载于文件S/19936中的在安理会磋商过程中准备的决议草案。

据我了解，安理会已准备就绪，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无人反对，我就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票：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尼泊尔、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赞比亚

主席：有15票赞成。决议草案以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614(1988)号决议。

第一位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阿根廷一位最有才华和老练的外交家主持这次重要会议。我在过去6年中被派往你美丽的国家担任大使，我感到这是重申我们对两国和人民之间最友好的关系与合作感到完全满意的适当的时机。

我也愿赞扬你主持有关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磋商时的出色方法，该决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我们也要祝贺我们尊敬的同事和朋友、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胡西奈·朱

迪大使，他在主持安理会5月份的审议时提供了杰出的领导。

我愿借此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最热烈的赞赏，他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充分支持他在塞浦路斯的斡旋任务，并希望他的努力将导致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我们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充分和真诚的合作。我也必须赞赏和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利昂先生和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先生的重要贡献，以及詹姆斯·霍尔格先生、古斯塔夫·菲塞尔先生和詹多梅尼科·皮科先生的重要贡献。我们也特别感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司令官格赖因德尔少将和他的将士们，他们继续以客观态度、对和平事业的忠诚和承诺完成他们的职责，我们也特别感谢所有通过其对人员和资金的自愿捐助而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

安理会刚才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我国政府先前已对此表示赞成。我们欢迎这一决议，并支持决议的各项条款。

土耳其侵略并占领塞浦路斯近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后，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民仍然被占领军和有刺铁丝网强行分开；我们的土地被分给土耳其来的定居者；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基本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我们的难民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1,619名失踪者的命运仍然无从知晓；这一庄严机构提出的把瓦罗沙市交给联合国管理的要求仍然无人理睬。

与此同时，通过改变地理和地方名称、破坏我们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使被占领的地区土耳其化的进程仍在有增无已地进行。载于1988年5月31日S/19927号文件中秘书长的报告在第27、28和29段中大量提到了这些事态发展。

我不打算在此详谈塞浦路斯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以前在本论坛和其他论坛的发言里，安理会成员已十分了解这一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从实质上看，是涉及到侵略、持续的军事占领以及严重违反人权等方面的重大国际问题。大会和本安理会一直是这样看待并阐述这一问题的，因此，它们作出了长期处理这一问题的决定。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多次一致，或几乎一致通过的决议已将这一暗淡的背景和发生的事件记

载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准备谈一下从安理会的审议到目前的这六个月期间出现的一些事态发展。

今年年初以来，土耳其一直在继续推行脱离和分裂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政策。土耳其的挑衅在1988年4月15日达到高潮，在这天，被占领地区的非法实体作出决定，要求希望进入这些地区的人出示护照，由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盖印。

这一新的不法行为是一次严重的事态发展，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更具体地说，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和第550(1984)号决议。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完全赞成这一观点。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也是对本机构权威和威望的侮辱，因为本机构已明确谴责了企图分裂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行动，宣布这种分裂行动是无效的，要求土耳其撤走，并呼吁各国不要承认或支援这一侵略的产物。

破坏秘书长正在进行的斡旋的明显意图当然也应该是大家清楚的。人们也非常清楚的是，土耳其对被占领地区发生的这一事件以及其他行动负有全部责任。35,000名土耳其军队和65,000土耳其移民存在的现象使安卡拉的罪行昭然若揭。

在最敏感的时期提出护照盖印的要求并提出所谓的“国家边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破坏该地区和国际上出现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良好气氛，“建立适用于国际边境的程序”(S/19927，英文本第26页)，正如秘书长在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中肯地指出的那样。

每当国际权威组织要求土耳其遵守法律，提醒它有义务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尤其要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的时候，例如，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提出撤走军队和移民，并在塞浦路斯恢复法制的准确的时间表，土耳其政府的反应总是消极的，并说“土耳其不屈服于压力”之类的话。这已变成了一种模式。

土耳其外交部长易勒马兹先生今年4月18日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上讲的“土耳其武装部队决不可能撤出塞浦路斯”的话，以及厄扎尔先生说的“土耳其士兵一个也不会因为在压力下离开塞浦路斯”的话，都典型地说明了这种顽固立场。土耳其政府“民族”尊严的理论似乎更加可以被认为是坚持违反，而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

应当回顾的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多次要求土耳其军队立即撤走。土耳其军队撤走的唯一限制条件是立即撤走。由于土耳其所谓安全理由的借口，国际社会被要求接受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决议条款中所没有的内容。

土耳其外交部长1988年6月11日说“只要需要，土耳其军队将一直留在塞浦路斯”，又说“决定这种需要完全是土耳其自己的事情”，人们对此还能说什么呢？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土耳其完全无视联合国决议，并且对秘书长在报告的第60段中提出的土耳其应首先减少驻塞浦路斯的军队的要求表示反对吗？

因此，问题很清楚，要看安卡拉是否具有同意公正、永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诚意，就要看它是否愿意严肃宣布并保证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走所有的军队和定居者。

土耳其的占领使我们的人民被迫分离，我们的岛屿被“阿提拉线”隔开。安卡拉拒绝承认塞浦路斯人民——不管其民族背景如何——享有在自己的国家内自由行动这一普遍而又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体现为三种自由：行动自由、定居自由和拥有土地的自由。

我们应该注意到，大部分土族塞人，特别是勇敢的政治领导人，继续严厉批评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分裂主义政策，最近还呼吁土族塞浦路斯政权放弃使分裂状态获得承认的努力，和尽早放弃脱离的企图。阿尔佩·德都伦先生强烈批评了土族塞人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的政策，呼吁土族一方放弃其顽固立场，制定措施以增加建立在塞浦路斯联邦解决方法基础上的两族之间的信任。

土耳其的宣传把土族塞人社区说成是不愿同希族塞人社区和睦相处的铁板一块

的实体，并在这个歪曲事实的前提下，企图为土耳其的错误的分裂政策辩护。一方面，土耳其在国际机构中口头上支持1977年和1979年规定建立一个领土完整的联邦共和国的高层协议。另一方面，土耳其又顽固推行旨在分裂我们的岛屿和人民的政策。

现在我要谈谈定居者这一严重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塞浦路斯问题中最严重的方面之一。

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存在……仍然受到塞浦路斯政府的极大关注……”，他敦促：“不得采取任何手段改变该岛的人口组成。”（S/19927,第25段）

在这方面，我想提醒安理会注意最近于1987年10月5日至7日在纽约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公报。在对被占领土上占领军的大量增加和外来定居者的不断流入表示关注后，该公报

“要求立刻撤出所有占领军和殖民式的移居者，以此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必要基础。”（A/42/681,第102段）

不仅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宣言，而且土族塞人自己也对移居者的流入感到遗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6万5千多人移居者和驻塞浦路斯的3万5千名土耳其士兵现在在数量上已等于土族塞人的人口，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土族塞人在土耳其入侵的1974年有12万，而今天还不到10万。

土族塞人报纸《塞浦路斯邮报》最近在头版的社论中写道，土族塞人的权利正在遭到践踏。社论还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议会中看不到土族塞人，正如我们在街上看不到土族塞人一样。

土族塞人反对党领袖奥兹凯尔·奥兹居尔最近提出警告：将1974年以来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塞浦路斯的一些地区同土耳其合并的现象仍在继续，如果不加制止，实现“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理想将逐渐消失。奥兹居尔先生在1988

年1月29日至31日于慕尼黑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言时说，如果不停止同土耳其合并的进程，被占地区的人口组成将变得有利于从土耳其进来的移居者，使他们获得公民资格，他还警告土族塞人说，他们的特性将遭到破坏。

在这个看来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世界气氛中，塞浦路斯问题已经到了获得公正、持久解决的时候了。我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抓住国际气氛改善带来的机会，把它当作取得积极结果的跳板。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里奥先生提议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尽早同土耳其总理厄扎尔先生在他所选择的地点和日期举行会晤。本着同样的精神，总统还提议不附加先决条件地同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登克塔什先生会晤，但前提是为完成谈判过程作好适当准备，并提出合理的时间表。正如联合国决议中规定的那样，任何新的谈判进程的目标都应该是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不应该为对话而对话，对话必须是实质性的、旨在取得结果，必须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核心内容。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方面是极为紧迫的，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另外，瓦西里奥总统在1988年6月2日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大会特别会议上庄严宣布了我国政府关于塞浦路斯彻底非军事化的立场。

他说道：“我们提议解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但条件是所有土耳其军队和移居者从塞岛撤走和解散他们扶植起来的武装人员。我们建议中的一部分是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国际和平部队，其组成和权限将由安全理事会商定并批准。

“接受并执行这个建议将对塞浦路斯的团结、繁荣和安全作出最大的贡献，并将在本区域产生更加广泛的积极影响。我坚信，这样做也是符合土耳其本身的最高利益的。”

“……。

“如果我们记住土耳其在塞岛的占领军，无论在人力上还是在设备上，都是塞浦路斯共和国部队的好几倍，那么每年从塞浦路斯非军事化中节省下来的资金总额将达到几亿美元……。

“非军事化不仅将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条件，而且也将提供进一步的机会。对塞浦路斯一部分地区持续占领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土族塞人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尽管它们被土耳其占领军集中在塞浦路斯那些在1974年以前拥有最多资源和最大生产潜力的地区。

“因此，我们现在作出承诺，要将塞浦路斯非军事化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塞浦路斯经济上落后的地区，主要是用于将为土族塞浦路斯人带来好处的项目。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还可以用来资助将要建立的国际和平部队”。

(A/S-15/PV.4 第11-12页)

我们今天在安理会上重申这庄严的提议。

主席：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希腊代表。我请他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并表示，我深信你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才能将使本机构的工作受益非浅。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希腊和阿根廷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密切关系包括一个特殊的方面，即我们参与了“六国和平与裁军倡议”；就其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个问题与这次辩论的课题是密切相关的。

我还要同样热烈祝贺阿尔及利亚的霍西内·祖迪大使在上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出色和有效地履行了职责，并同样向他保证，希腊与他的国家之间保持着友好和合作的密切关系。

我国政府赞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次延长六个月的决

定，这个决定是在获得了对此事务拥有专有管辖权的塞浦路斯政府的同意以后才作出的。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充分的理由，支持他有关延长驻留期限的建议。他雄辩地提醒我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既存在着紧张因素，也孕育着希望。土耳其占领部队继续在岛上的存在仍然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原因。但是同样地，使秘书长感到有希望的事情突出了他呼吁会员国挽救联塞部队、使其摆脱目前财政困难的重要性。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最大的代价莫过于战争的代价。正如秘书长恰如其分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塞浦路斯问题在安理会内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原因是因为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就塞浦路斯而言，迫在眉睫的入侵的军事威胁及其最终的实现一直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因素。这个问题根据《宪章》原则和联合国决议的最后解决至今尚未来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考虑秘书长的呼吁，使联塞部队的筹资处于更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分摊会费来分担部队费用。

在目前时刻，我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对一些国家的赞赏，因为几年来，它们通过提供军事和文职人员、设备以及财政支持，使得联塞部队得以继续开展维持和平活动。我还要向格赖因德尔少将和联塞部队的官兵们致敬，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履行着自己微妙的职责。

我不想广泛地评论那些问题和塞浦路斯代表已经充分和明确地谈过了的意见，这些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只想谈谈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依然是希腊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就是所有土耳其部队最后全部撤出塞浦路斯的这个紧迫问题。对于下列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正如我以前所说，这个问题不仅仅事关联合国执行《宪章》原则和有关决议条款能力的信誉，而且也是责成秘书长进行的斡旋使命成败的关键。希腊政府完全支持这一使命。最后，就我国而言，这一问题也影响到安全的基本方面。

但除了这一方面，我还要强调的是：在所有外国部队尚未撤离的情况下，凡是由于军事干涉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占领其领土而产生的冲突所造成的任何区域问题是

无法设想加以解决的，这项必要条件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在这一方面，根据同样的要求，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塞浦路斯政府的提议：共和国领土彻底非军事化，在联合国监督下建立一支联合警察部队，并使其有能力充分满足希族和土族两个社区的安全要求。如果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这项提议获得接受，那么它也将满足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要求。

同样，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任命了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斯卡·卡米利昂先生之后，已经向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土族塞人社区领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根据秘书长的建议，1977和1979年的高级协定应该成为全面解决的基础。这是一个正确的办法。然而，我还要补充一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定和决议同样是这种解决的基础，这是不言自喻的；如果报告中明确声明这一点，那么当然更好。

应该进一步赞扬秘书长提出的有关主要意见的报告，因为报告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识：在突破目前僵局方面存在着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发展将积极地影响事态发展的方向，但主要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瓦西里乌先生对公正可行解决办法采取新态度的意愿；这些发展促使秘书长重新强调在两个社区间建立信任。秘书长仅仅是在自己斡旋使命的范围内，并根据这些希望才声明：

“如果土耳其能够开一个头，减少其驻在塞浦路斯岛北部的军队，那么将对此大有帮助。”（S/19927, 第60段）

但是，秘书长的报告所描述的情景仍然是暗淡的，我不能不强调从土耳其大陆到塞浦路斯定居的人所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定居者到塞浦路斯定居是土耳其想要改变该岛人口组成的企图。土耳其军队的存在继续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正如报告所证实的那样，土耳其军队的军备仍然保持在同样的高水平上，确实，本应该撤走的大部分坦克仍留在该岛。

最后，尽管我不想拖长发言时间，但我不能不对这样一个事实深表关切，即土族塞人领导人继续从事各种旨在改变现状的非法作法，例如要求在护照上盖章，假

装建立适用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国际边境的程序。秘书长的报告正确地促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起了土族塞人领导人再次忽视和完全蔑视的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号决议。

希腊政府通过最近采取的与土耳其政府恢复友好关系的主动行动——事实上，土耳其总统今天正结束对雅典的正式访问——尤其通过接受使该共和国领土非军事化的建议，一次符合《联合国宪章》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次决议的建议，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最佳条件作出了贡献。雅典作出的姿态是明确的；它是公正的，和友好的。安卡拉是否将作出同样的反应，表示愿意寻求这个国际问题的公正和可行的解决方法，人们将拭目以待。

主席：我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奥泽尔·科拉伊先生。安全理事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拉伊先生：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就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问题和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其他头等重要的问题向安理会发言。

秘书长正试图安排双方领导人会晤，以便知道是否能恢复有关建立一个两族两区联邦的谈判。作为土族塞人方面，我们主张双方和平解决和和平共处。这是我们为什么接受秘书长于1986年3月29日提出的实现全面解决的建议的原因。希族塞人领导人回避并拒绝了这些建议，致使谈判进程陷入僵局。这就是秘书长正试图对付的局面。让我在此指出，秘书长最近提出的举行新的首脑会晤的建议原则上已被登克塔什总统所接受。

在这种背景下，我要谈谈目前塞浦路斯事态和寻求谈判解决的目前状况。

在塞浦路斯存在着两个单独的和独立的国家，对各自领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不管第三方的政治态度如何，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因为塞

浦路斯联邦只能由相互享有平等地位的两个政治实体来建立。两族人民政治平等是在塞浦路斯实现公正、持久解决的基本条件。

最近在谈判进程中出现的僵局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希族塞人没有接受1986年3月29日秘书长提出的设想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两区、两族联邦结构的纲领性协定草案，该文件作为一个综合整体明确提出了在一个平衡和可行的纲领中的解决标准，这个纲领是双方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广泛会谈后制定的。

为了克服产生于希族塞人一方的困难，一些团体把希望寄托在希族塞人领导阶层可能因今年2月在南塞浦路斯举行的选举而发生的变动上。最初，基普里亚努先生在第一轮选举中被淘汰，增强了这些希望，因为在过去的10年中，基普里亚努先生在整个谈判进程中一向推行强硬的，不妥协的政策，并事实上在过去4年中至少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解决倡议。

在选举出希族塞人的新领导人之后，登克塔什总统要求瓦西利乌先生同他在莱德拉官会晤，这项以诚意和善意发出的邀请遭到瓦西利乌先生的拒绝，他自称为是“全塞浦路斯总统”，声称他只能在总统府把登克塔什先生当作土族塞人社区的领导人来接待，并说他准备与土耳其总理谈判。此种反应缺乏政治现实主义态度和明智，并显然使人们大失所望。此外，在宣誓就职后，瓦西利乌先生宣布土族塞人是他的臣民。这简直是在挑衅。我无需强调，根据两区联邦解决方法，任何一方的人民都将不是对方的臣民。

为了促进在双方之间重建信任和信心，土族塞人方面于1988年3月3日提出了一套善意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个可以探索合作可能性的各个领域，即将在特定的基础上探索的领域包括贸易、自治区、环境和保健问题，文化、体育和科学交流，以及两个警察组织对有关问题的合作。土族塞人的善意措施的全文载于1988年3月3日的S/19578号文件。

这些建议的目的是要在双方相互信任和相信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然而，希族塞人一方却拒绝了这些建议，从而丧失了双方建立有目的的联系的又一个机会。

多年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以加强防御能力为借口，花费大量金钱购置新的军用设备，包括直升飞机、装甲车、运兵车和新式高射炮。

据希族塞人日报——《塞浦路斯邮报》1988年5月6日报道，

“按照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希族塞人〕国民卫队的人数为13,000人，另有60,000人为预备队……该研究所还说，岛上现有希族士兵3,000人，比1987年多500人。3,000人的〔希族塞人〕国民卫队中有750名希族军员。……”

土族塞人一方正密切监听近来关于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计划在南塞浦路斯同希腊搞一个生产武器的合营企业的报道。如果成为事实，这将进一步恶化因塞岛南部聚集部队和武器而造成的已有潜在危险的局势。

尽管登克塔什总统在他1988年6月6日给秘书长并已作为联合国文件(A/S-15/33)散发的信中已明确说明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对瓦西里欧先生关于塞浦路斯非军事化观点所采取的立场，我还是认为有必要重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这个1960年成立的两族共和国已经裁减过部队，只维持有2,000人的希土两族塞人混合部队和差不多人数的警察部队。希腊和土耳其分别有950和650人的军队。从一切现实意义上说，这已是一个非军事化国家。

正是希族塞人和希腊单方面使塞浦路斯军事化。他们先是组织了几支由先前鼓吹将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匪徒们组成的秘密部队，自1963年以来就利用这几支部队打击土族塞人。两族联合崩溃后，他们建立了所谓的国民卫队。这支违反宪法的部队是由希族军官指挥——现在还是这样——，并用从国外购置的武器

装备——现在还是这样。 1964年，根据同希族塞人领导人签定的一项秘密协议，于1964年希腊派了20,000人的部队进驻塞浦路斯。 这些非法行动在1963年至1974年间给塞土族人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问题。

这就是塞浦路斯如何被希腊阵营军事化的情况。 对土族塞人使用武力已成为家常便饭，1974年7月15日达到了高潮，当时希腊策划在塞浦路斯发动政变，以便兼并该岛。 土耳其经过多年的克制已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根据条约赋予它的权利与义务对这种状况作为反应。

如今，那些使该岛军事化的人在呼吁非军事化。 如果这表明他们一方回心转意，我们只会高兴，但他们对秘书长建议的拒绝，同时又在南塞浦路斯加剧军事集结，就说明他们并没有转变的迹象。

只有通过谈判，双方才能决定如何在联邦伙伴关系中调和双方的利益，包括这些关系中的安全方面；但是，希族塞人一方却无权决定土族塞人应该享受多大程度的安全。

过去两周内，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一种希族塞人新领导人作出的新姿态。 这就是都用经济，用得失、用美元等等来考查一切。 这对瓦西里欧先生来说也许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商人，但他应该知道，有些东西毕竟是不能买卖的。 其中就有生活和享有安全的权利。 我愿向希族塞人新领导人保证，他根本找不到一个会拿自己的生活权利和安全去换取全世界财富的土族塞人。

塞浦路斯南北两部分经济悬殊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首先是因为过去25年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土族塞人实行经济禁运；其次是因为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篡夺了所有给塞浦路斯的外援，而且仅把它用在南塞浦路斯。 瓦西里欧先生应该找不到其它任何理由说明这种差距。

我现在要谈一个敏感的问题，它对土族塞人方面十分重要，也对谋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有直接的影响。 它涉及人们期望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和为组成该部队作出贡献的那些国家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公正原则。不用说，联塞部队维持和平的努力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和双方平等相处。

然而我很遗憾，最近在无人地带发生的两起死人的事件引起了关于联塞部队履行这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时所作所为的许多严重问题。

第一个事件牵涉到联塞部队两名士兵开枪击毙一名在无人地带他自己的产业上进行日常耕作的土族塞人公民。联塞部队居然进行这种同它本身任务不相容的警察活动，这确实令人不安而且不能接受。这种行动遭到土族塞人当局的强烈抗议，并引起了土族塞人的深刻忿恨。

第二个事件是希族塞人国民卫队在无人地带杀害了一名土族士兵，而在场的联塞部队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场暴行。当地的联塞部队指挥官在此之前曾接到通知和要求，要他同土族塞人当局合作，寻找一名失踪的土族士兵并将他安全地送回北方。但联塞部队却未能这样做。而在找到了这名失踪士兵之后，联塞部队又未能通知土族塞人一方，不仅没有采取防止希族塞人武装分子进入无人地带进行武装活动，反而站在一旁，眼看着希族塞人残酷地杀害了这名土族塞人士兵。令人遗憾的是，联塞部队自称它无权制止希族塞人方面发起的这类入侵。

我们认为，联塞部队在这些事件中的行为至少是十分令人深感不安的。我们迫切希望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这类可鄙事件的再次发生。

登克塔什总统和外交兼国防部长阿塔科尔已口头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叙述了这两起事件并解释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反应与决定，我们的观点也已书面提交秘书长。我谨在此声明，土族塞人赞成这些观点和立场。

我们注意到，在秘书长目前的报告中有某些重要的遗漏。 在表明：

“必须尽一切努力克服现存的猜疑，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S/19927, 第60段）”时

报告忽略了登克塔什总统答允在当选后迅速会见希族塞人领导人，特别是没有提到土族塞人1988年3月3日提出的友善建议。

此外，报告第59段谈到：

“两年来阻挡我斡旋努力的障碍”（S/19927, 第59段），但却没有指明造成目前僵局的众所周知的原因。 谈判缺乏进展的责任在于希族塞人一方，因为他们一方不接受3月29日的文件。

我们对秘书长的报告还有其他一些严肃的意见，但为了不致占用安理会更多的时间，我们将另行向秘书长说明这些意见。

下面谈一谈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我要再次强调，出于同一些已经证实的基本理由，土族塞人完全不能接受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刚刚通过的决议。决议忽略了塞浦路斯的现实，损害了双方政治平等的原则。 土族塞人一方坚决拒绝任何意味着把希族塞人一方当作所谓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决议，因为这一非法实体完全缺乏可以代表整个塞岛的职权和权威。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虽然出于上述原因不可避免地拒绝了当前的决议，但仍倾向于在1987年12月申明的同一基础上，接受联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上的存在。 因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与联塞部队之间合作的原则、范围、方式和程序应当完全建立在仅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作出的决定的基础之上。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67(1975)号决议赋予他的斡旋任务。 结合这一点，我们继续支持秘书长促成的1986年3月29日构架协议草案中规定的双社区、双地域联邦构架，该协议中还载有关于

最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其他各个方面。重开社区间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恪守和尊重1975年以来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我不准备深入讨论为可能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基础的这些协议。我只是想表明，解决办法必须充分考虑到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土族塞人的安全要求。希族塞人一方单是挑出塞浦路斯问题的某些方面来讨论，违反了双方同意的秘书长的整体综合方针和现在仍然摆在桌面上的1986年3月29日文件。

主席：根据我的名单，下一位发言的是土耳其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次机会，参加对塞浦路斯局势的讨论。

我要热烈祝贺你就任安理会6月份的主席，最诚挚地祝愿你取得成功。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一个传统上与土耳其保持了良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充分信赖你的外交才能、智慧和建设性精神。

我还要对朱迪大使全心全意地指导安理会5月份的工作向他表示赞扬。

遗憾的是，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程序性决议仍然载有几项我们从根本上反对的有争议的内容。因此，我们不能同意在此基础上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克拉伊先生刚刚解释了其政府对联塞部队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存在方式的立场。我们支持这一立场。

本次辩论是在缓冲区发生两起可悲的意外事件之后进行的。这两起事件都导致了悲剧性的生命损失，而我和土族塞人当局都认为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联塞部队在事件发生期间和之后的行为方式，应当严加审查，并采取适当行动。这两起事件正在调查之中。但有许多令人遗憾的事实已经显现出来。人们只能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很不对头的事情，一名土族塞人平民才会在其自己的土地人被联塞部队枪杀，尸体上留有7颗子弹，而联塞部队却漫不经心地称之为自卫。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对头的事情，而对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和警察侵犯缓冲区、在一名

土耳其士兵据称已经投降时仍然用连发枪弹把他打死的行为，联塞部队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希族塞人一方在第二起事件中表明的态度只能是血腥倾向的凶兆。在联塞部队监督下仍然出现这些反应，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完全有理由严肃地看待这一造成了巨大混乱的事件。不管正在进行的调查有什么结果，显然，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联塞部队的态度已在岛上引起了信任和信心问题。因此，我们希望秘书长采取适当的必要措施，恢复联塞部队长期以来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享有的信任。

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我们感谢秘书长采取行动，安排了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领导人之间的一次非正式会谈。大家将会记得事实上这是登克塔什总统的主意。2月份，他呼吁新近当选的希族塞人领导人在平等和不对双方各自立场抱有偏见的基础上参与一次非正式会谈。然后这一提议却遭到非常令人失望的拒绝。现在，我们希望希族塞人领导人，尽管面对他给自己造成的言行一致问题，仍然可以明智地接受秘书长的呼吁。

在塞浦路斯周围，存在一种积极的气氛。我指的是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关系的发展。我的希腊同事指出，土耳其总理目前正在雅典。我们希望这次和今后的各次会议将推动两国之间日益加强的谅解与合作。但这类事态的演进只能间接地影响到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必须在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之间求得解决。然而，土耳其和希腊显然都应鼓励塞岛两方作出更大努力，在秘书长的斡旋下达成解决办法。

希望利用土耳其—希腊关系中新气氛使在塞浦路斯的单方获益，这只能是自欺欺人。应该做的是利用这一积极气氛，真诚地在已于1974年以来的谈判进程所确立的范畴中为全面政治解决作出努力。我们希望，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在新领导人的领导下将放弃在其前任任职期间普遍存在的顽固立场宣传性言论，从而采取合乎情理立场，使塞浦路斯的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努力建立一种联

邦伙伴关系。现在是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承担责任与塞浦路斯土族人实现和解和妥协的时候了。这种真正的立场转变肯定会得到人们的赞许。

即使是再三重复，但强调基本的事实和立场也总是有益的。因此，我愿简单回顾一下秘书长希望重新进行和谈判进程的状况。

我愿说明一点，就大多数国际问题而言，都存在着各项文件确定了如何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的纲领。不顾这些基本文件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文件是为寻求和平解决办法而做出的认真公正努力的产物。就塞浦路斯问题而言，秘书长从1975年起就授权进行斡旋的任务。在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之间进行的多年谈判中，双方交换了一些提案，达成一些协议，其中一些协议得到了实施，另一些促成了新的谈判和新的文件。1984年8月，秘书长在双方的同意下，采取了一项以过去努力为基础的重大主动行动。秘书长的主动行动促成草拟了一份纲领性协议，其中包括了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全面解决办法。

要证明这份文件并不是冗长进程中又一纸空文是容易的。相反，拟议的纲领性协议作为最后谈判的基础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首先，文件中的每一点都是秘书长和双方代表之间经过两年详细讨论的结果。

第二，在起草文件时，秘书长通报了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得到了它们的坚决支持。安理会通过1985年9月20日的主席声明呼吁所有各方与秘书长合作，做出特殊努力以便尽早达成协议。这一特殊努力的结果就是1986年3月29日的《纲领性协议草案》。

第三。1986年3月29日，在向双方提出协议草案后，秘书长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把《纲领性协议草案》及其介绍性函件提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他将其副本分发给安理会成员国。用秘书长自己的话说，他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我们所达到的阶段具有重大意义。”(S/18102/Add.1,第8段)此外，秘书长应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于1985年4月24日向安理会成员国通报了其努力的现况。

我要求安理会允许我再读一读秘书长在1985年3月29日给登克塔什总统

和基普里亚努先生的信，他在信中说：

“我曾于1月24日写信给你，评价我对当时我们所达到的阶段，并就我们应如何继续进行的问题提出建议。我现在已经审慎地研究了关于在低层会议期间同每一方进行讨论的报告。双方显然都作出了真正的努力，消除仍然存在的分歧。我要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我对你的代表所采取积极态度十分感谢。

“在日内瓦和尼科西亚同每一方举行的会谈证明是极为有益的。这些会谈更清楚地突出了双方各自关切的问题，并表明了双方在各项悬而未决问题的实质方面所取得的共同点。为此，我们能够草拟一项纲领性协议，这项协议既保留1984年8月以来所取得的一切后果，又设法在保护两族利益的前提下调和尚未消除的分歧。

“我谨在此欣然向你提出我们的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纲领性协议草案。我促请双方在审议此一草案时铭记着下列各点：

“这项纲领性协议是一个持续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双方已就接受纲领性协议后将予进行谈判的事项达成协议，并同意本着诚信和考虑对方关切事项的愿望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将为每一方提供充分的机会，证明对方是出于善意的。虽然该协议使双方承诺根据一个议定的纲领致力于寻求一项全面解决办法，但其执行终究取决于双方能够就尚未达成协议的事项进行可使彼此满意的谈判。

“如果纲领性协议草案获得接受，则所有未决问题将头一次能够认真地、有决定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获得处理。”(S/18102/Add.1,附件三,第18页)

3月29日的文件已为塞浦路斯土族一方所接受，并为希族一方拒绝。这就是谈判进程中止的原因。有人用歪曲了的逻辑试图把接受文件的一方说成是立场顽固，而把拒绝的一方说成是持和解态度。若接受这一逻辑，我们就会走入死胡同，就会使各方需要在对秘书长的建议做出反应时陷入困境。

拒绝3月29日文件是塞浦路斯希族人的问题。它并不影响土族一方的立场，也不影响该文件仍然摆在桌上的事实。3月29日文件包含和汇集了双方在秘书长斡旋下长期努力达成的协议中的所有各点。一方面有选择性地扬弃或接纳已达成协议的某些要点，而同时又不顾这些要点得以制订的总纲领，这是不可能的。很明显，这些要点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以便达成全面解决方案。

现在我愿谈及希腊代表和穆舒塔什大使谈起的几个问题。

人们对所谓定居者问题已讲了许多。我认为，我要在此重复一下我在安理会上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很有益处的。

我引证我当时的发言：

“我要提醒他（穆舒塔什大使），希族塞人许多年来忘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导致1986年3月29日的协定草案的与秘书长进行的两年磋商中从未提及这个问题。从那以来，并未发生使希族塞人更感关注的事。因此，这种对所谓定居者的悲叹完全是人为的。

“但是，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土耳其有约5千5百万人口。如果土耳其一方真正想要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它很容易早就这样做了。从塞浦路斯北部和南部的人口数字中可清楚看出，土耳其一方没有奉行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政策，因为土耳其一方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方法从未建立在人数考虑之上，而是建立在双方政治平等概念之上，不管人口比例如何。

“希族塞人深知过去多年来到北塞的移民人数一直保持在微不足道的水平。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人口比例在所有这些年间一直未变的事实证明了希族塞人宣传的虚假。

“我在结束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之前必须强调，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接受外国移民和劳工的作法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它自己在这方面的法律和条例的管辖。在实现确保分享主权的解决之前，塞岛土族一方与希族一方同样拥有主权。”（S/PV.2771,第30页）

在这一方面，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我们知道塞岛南部出现大批移民，我们知道此事，因为，人口流入引起的政治暴乱屡屡发生。由于土族塞人对这种移民丝毫不表示反对，希族塞人也同样应当停止关于北部定居者的胡言乱语。他们知道，过去10年里北部人口基本稳定，但事实上，南部的政治暴乱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各族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支持使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感到不安；这也许是导致在边界地区采取更严厉的控制措施的原因之一。

我还要谈谈作为所有塞浦路斯问题唯一解决办法而提出的非军事化建议。科拉伊先生已澄清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想作些补充。

我们认为，不应孤立地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未来联邦内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安全利益。因此，只有通过全面的方法才能获得有益的解决。任何听取大会本届裁军特别会议上发言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许多发言代表所强调的一个重点。裁军本身不是解决区域问题的手段。相反，这种作法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要找到和平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就必须解决政治分歧和对峙的根源。厄扎尔总理在其发言中强调指出：

“为了通过裁军措施增进安全与稳定，必须和平解决区域问题，加深国际谅解。”（A/S-15/PV.6,第4页）

杰弗里·豪爵士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雄辩地强调了安全和裁军之间的关系。他说：

“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裁军。把裁军作为抽象的目标来高谈阔论是毫无意义的。已经感到不安全的人是不会认真讨论裁军的。因此，解决军事对峙的根源——即产生不安全的紧张局势——是至关重要的。仅仅依靠裁军是不能解决这些紧张局势的。”（A/S-15/PV.10,第28至29页）

除了这项基本原则，还有一段历史经历不容随便忽略。1960年在塞浦路斯建立的两族共和国已经非军事化，但希族塞人和希腊单方便塞浦路斯军事化。登克塔什总统在他最近给秘书长的信中提请注意该历史事实，他说：

“当使塞浦路斯军事化的一方开始宣扬非军事化时，并不会说服另一方，希族塞人对此已不引以为奇。简而言之，在目前情况下非军事化就意味着土族塞人的不安全和希族塞人的统治地位，因为希族塞人只有数量上的优势。非军事化就标志着消除阻止希族塞人以武力重建过去镇压性政治权力垄断的威慑。瓦西利乌先生应该明白，鉴于1964年至1974年已经历过的痛苦，对于土族塞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安全。

“瓦西利乌先生主动提出把通过非军事化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落后地区，我们不会因此而动摇。的确，希族塞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土族塞人的生活水平，但设想土族塞人会以自己的自由，安全和尊严来交换更大繁荣的令人怀疑的允诺是天真的。人们怎会忘记对于送礼的人不可不防，这句流行的谚语呢？”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秘书长要求减少驻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土耳其部队的呼吁。

首先应指出，土耳其部队不是岛国上唯一的非塞浦路斯部队。如果说土耳其部队较为众多，那是因为土族塞人不能保护自己以防御希族塞人的军事威胁，因此更需要土耳其部队的存在。

在南方，实力相当强大的希腊本土军队数量虽然较少，但因为希族塞人多年来的努力，已在数量和质量上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向单方发出的呼吁不是均衡的方法。

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一贯表明，驻扎在塞浦路斯北部的部队水平是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耳其对南方对土族塞人潜在军事威胁的估计相吻合的。正因为如此，土耳其部队水平在过去14年中不断调整。

同样明确的是，土耳其政府坚决支持双方在秘书长1986年3月29日纲领性协议草案基础上举行谈判。这个文件规定了在全面解决纲领内制订非塞浦路斯部队撤出的时间表。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自1974年以来进行的谈判一直设想，

如果双方同意一项解决办法，非塞浦路斯部队终将撤出。从未考虑或谈判过有关事先撤出部队的问题。应该清楚，土耳其虽然支持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同意提前减少或撤出其部队，破坏土族塞人的安全。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塞浦路斯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蒂尔克门大使一味引用1986年3月的文件，仿佛该文件就是秘书长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进行的谈判努力的开始和终结。他忘记了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其基础是双方均接受他的看法，他忘记了秘书长被授权继续就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提出建议和想法。事实上，秘书长就在今天又得到了这一授权。

秘书长在其载于第S/18491号文件中的报告中表示：

“……只要安全理事会不改变对我的授权，我就不能由于一方认为某一提议无法接受，或由于一方在接受提议后坚持要求我在另一方同样接受之后方可采取行动而使我的斡旋任务停滞不前。”（S/18491,第54段）

我们不仅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同时还要提醒土耳其常驻代表，土耳其拒绝接受1985年4月的文件——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忘记了迟至1987年还拒绝接受秘书长关于举行平行会谈的提议，当然，还要提醒他，他们公然——我要说是傲慢——地无视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决议。

我们认为，秘书长必须继续努力，我们完全支持他。

我们关于非军事化的建议——顺便说一下，这一建议载于1979年的高级协议之中——考虑到了土族塞人社区的安全，在此我还要补充指出，建议也考虑到了所有塞浦路斯人的安全。

土耳其一方使用的安全差距的借口是一种伎俩，对此的解释只能是寻找借口以支持其使土耳其占领军永久进驻塞浦路斯的政策。

倘若土耳其方面对解决感兴趣，它必须基于以下各点做出决定：它已收到的秘书长关于恢复会谈的建议；我们关于非军事化的建议；安理会要求土耳其撤军的各项强制性决议。

蒂尔克门大使否认移民者的存在。我想他选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时机这样做。秘书长目前的这份报告证实了移民定居。报告具体指出：

“土耳其移民在塞岛北部定居一事仍受到塞浦路斯政府的极大关注。”

(S/19927, 第25段)

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提醒我的土耳其同事，我们曾建议成立一个法律专家委员会，对这一严重问题进行调查。如果土耳其不需要掩盖什么，那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呢？一个叫做古尔勒的人告诉奥兹古尔先生说，那些都是回国的土耳其人。后者对前者说了句满怀讽刺的话。我就不对我的土耳其同事重述这句话了。但为了让安理会的新当选理事国知道，我引述一下这句话：

“你把对外国人说的东西拿出来，也想蒙骗我们吗？严肃一点儿，古尔勒先生。”

蒂尔克门大使谈到我方从经济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的一方在一份杂志中将我们的经济进步说成是“半个奇迹”，这是因为由于遭受入侵和占领，塞浦路斯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靠辛勤的工作和求生存的意志创造这一奇迹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我们的土族塞人兄弟实行经济禁运。我们所做的是在法律上通过国际法庭，努力保护他们被土耳其占领军和定居移民抢走的目前被占领的财产。

土耳其一方谈判塞浦路斯“人民”时用了复数。在塞浦路斯只有一个人民，这是宪法申明的。确实，存在着两个社区：一些人是希族，一些是土族；一些人上教堂，一些人上清真寺。但人民只有一个。在塞浦路斯境内没有国境线。在一国国内给护照盖戳，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在塞浦路斯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

存在着一个武装我们自己的问题。试想小小的塞浦路斯被一个大国占领着，而他们却害怕我们买几架直升飞机。这的确是蒂尔克门大使应重新考虑的事情。

主席：希腊代表要求被允许发言。我请他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我不想对我的学识广博的同事蒂尔克门先生提出的所有各点进行评论，但却必须澄清某些问题。

非军事化是所有外国军队从一主权国家领土撤出这一原则的延申。在我们谈论什么是国际合法性和法治这一概念时，我们的头脑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无视这一基本和根本性的原则是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维护和平和捍卫一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绝不能允许以接受一国对另一主权国家进行任何形式的驻扎或军事占领的方式形成例外。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这一规则与安全规则之间应当有所区别。任何国家都有义务和权利在本国疆界之内为本身的安全作安排。外国驻军是不能接受的，从法律上和历史上说都是如此。

我们曾有过遭受外国军事占领的经历。我们不能使某些记忆消失。因此，我们坚持不允许一国在另一主权国家驻军的规定。

把这项规定加以引伸可能达到塞浦路斯两族均满意的安全水平。因此，我们支持关于塞浦路斯彻底非军事化的建议。已有人指出，塞浦路斯有着一个极不幸运的记录，即在其领土上，每一平方米驻扎着比例最高的军事部队。倘若这是真的——恐怕这确是真的，那是极为不幸的事情。

我要指出的另一点是，我们一方面谈论在现阶段有两个合法国家，而另一方面又采取接受建立一个联邦国的解决方法，对此，我们必须绝对直言不讳。我们必须讲得非常清楚。我是指土族塞浦路斯代表的发言。让我们绝对讲清楚，不要混淆问题。我们看到拥有主权，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塞浦路斯国该地正当地谋求将其领土的一部分从外国军队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支持瓦西利乌总统提出会见厄扎尔总理以解决主要问题的建议。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要简要地回答一下希腊代表所提出的问题。他提出关于土耳其部队进驻塞浦路斯的法治问题。我国总理正在雅典，我们正在试图发展两国间的良好气氛，因此我实在不想作答，但我必须提醒他，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在塞浦路斯违反了国际法，这个国家就是希腊。希腊在1964年到1977年之间曾非法派兵20,000余，并且企图在1974年吞并该岛。

如今希腊代表当然会说：“是的，那时希腊是在独裁统治之下。”但是，国际法的原则之一就是，国家，不论由哪届政府执政，都应当为其行为负责。

我想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两个国家的问题。没有人反对在塞浦路斯有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是只有双方达成协议，塞浦路斯才能有一个单一国家；然而如果没有协议，塞浦路斯就会有两个国家。这是事实。这是实际情况，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这一现实。

我要就坚持要求撤出土耳其部队这方面谈几句。我觉得，我们应当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希族塞浦路斯人接受了1986年3月29日的协议，而这几乎是两年半以前的事，那么土耳其部队现在已经会撤出了。土耳其部队之所以继续存在，希族塞人只能怪自己。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土耳其代表。他说，土耳其军队可能已经撤出了。他是否指所有土耳其部队呢？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泽波斯先生（希腊）：只谈一句。我想，蒂尔克门先生如果认为，我会支持阴谋家和叛徒对我国的所做所为及他们的论据的话，那他一定是在断章取义，或者是搞错了。我绝没有以之为论点。我的论点的基础是，自从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以后，在塞浦路斯的军事部队存在是经由两个主权国家同意和接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而此时此刻，土耳其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并未得到同意。

土耳其部队是在军事占领行动下进驻塞岛的，这是不可接受的，并毫不含糊地受到本组织的谴责。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有一项简单的澄清。3月29日的纲领性协议草案为谈判确定了撤出非塞浦路斯部队的时间表指的是所有部队，不仅仅是土耳其部队。我要说的是，如果3月29日纲领性协议草案得到接受，如果谈判已经进行，那么就有可能现在已达成协议，有了一个解决方法，从而让土耳其部队以及其他国家的部队撤出。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只想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在登克塔什先生的发言中，就部队的撤出而言，除了那些继续留下的以外，他是指土耳其部队。

主席：没有其他人要求发言。安全理事会至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2点25分散会。